

意味着波罗的海局势将变得更糟糕。

“因为波罗的海变成了北约主导的一片海域，而这两个国家受到了来自大洋彼岸和来自布鲁塞尔方面的影响，俄方必须反思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。”从梅德韦杰夫的讲话不难看出，一旦俄罗斯实力增长，并有工夫应对，未必不会对瑞典、芬兰做些什么。而其中，芬兰因为更为靠近俄罗斯，而显得更为危险一点。

比起瑞典、芬兰来，立陶宛显得更为尴尬。二战之后，其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，而其以西以柯尼斯堡为中心的东普鲁士地区，也成为俄罗斯的战利品，在盟国同意的情况下并入苏联。1946年，为纪念去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·伊万诺维奇·加里宁，此地被命名为加里宁格勒州。苏联解体以后，作为俄罗斯飞地的加里宁格勒，与俄罗斯本土的联系，特别是人员、经济等联系，主要依靠独立以后的立陶宛的铁路系统。立陶宛从中当然也能赚一笔过境费。哪怕立陶宛于2004年加入北约、加入欧盟，可仍凭借欧盟、立陶宛、俄罗斯三方达成的过境协议，履行运输合同。可在今年俄乌冲突之后，特别是在欧盟宣布对俄制裁以后，立陶宛也跟风称，作为欧盟国家之一，履行对俄制裁是其义务，因此卡住俄本土与加里宁格勒之间的铁路，声称不允许钢铁、水泥等战略物资过境。

立陶宛的做法，在剑桥大学地缘政治论坛助理研究员蒂莫西·里斯看来，是欧洲“意识形态战争”的一种体现。早在2018年，里斯就发现，在欧洲，旧有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们似乎在渐渐失势，而



自称代表着“真正的欧洲”的保守力量正在一些地方起势。“他们自称怀着基督教遗产、马赛克拼贴式的民族认同，以及欧洲大陆社会所赖以维系的家庭结构……”而比起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传统西欧大国来，波兰、波罗的海三国等曾经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，因为历史原因，在加入西方阵营以后，反而显示出更多反俄倾向。

当乌克兰在拆除基辅街头的俄乌友好“人民友谊”雕塑等苏联时期建筑，更改一些与俄罗斯人有关的历史地名的时候，波兰总理马特乌斯·莫拉维茨基竟然在一边叫好，并称俄罗斯是“欧洲之癌”。但在俄罗斯一些学者看来，一些欧洲国家、一些势力的意识形态狂热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。而他们对俄罗斯也有自由与民主的传统却视而不见。

俄国家杜马（议会下院）主席维切亚斯拉夫·沃洛金说，俄罗斯历史上出现过种种形式的人民代表制雏形，比如维彻会议、国民会议、1905年出现的无立法权的杜马，以

上图：6月21日，立陶宛基巴尔泰，货运列车。立陶宛禁止经立陶宛境内铁路向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运输货物。

及1917年的苏维埃议会。如今的俄罗斯联邦政治模式类似于法国的半总统制版本，突出行政权。在沃洛金看来，地处欧洲与亚洲之间的俄罗斯，颇有“混血的孤独者”之感，但西方一些人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，其实质则是为了削弱俄罗斯、分裂俄罗斯。这依然是人类世界中施行丛林法则的表现。但俄罗斯的强硬反击，或许能挤碎他们的迷梦。只是在西方势力与俄罗斯之间，诸如乌克兰等国的政治人物如果无法清晰地看清形势，自愿被卷入这场披着意识形态外衣、实则相当危险的游戏之中，则这些国家本身的资源将被耗尽，而欧洲免不了再次被域外大国薅羊毛。

在俄乌冲突没有终局的当下，7月31日，科索沃北部塞族抗议者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。未来，这一15年前自行宣布“独立”却从未被塞尔维亚认可“独立”的地方，是否会成为欧洲下一个爆点，尚不得而知。

总之，2022年的欧洲，似乎没有岁月静好……